

鄂西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

24260/26

鄂西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五月

鄂西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湖北省恩施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0千字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3000

目 录

回忆在鄂西反对北洋军的片断事略·····	兰文蔚 (1)
靖国军在鄂西的活动与鄂西神兵·····	胡 復 (13)
靖国军在鄂西的始末·····	胡楚藩 (26)
对北洋军驻防巴东的点滴回忆·····	朱立青 (34)
记南、北军在建始对峙的片断事略·····	华洁之 (39)
蔡济民在利川殉难的经过·····	潘顺福、苏绍振 (44)
靖国军碑文资料·····	邓 辉 (48)
砂铜壳子与刘胖娃·····	刘厚章 (60)
资料简介·····	本刊编辑室 (51)
护国运动 (51)；护法运动 (52)；关于清末民	
初军制 (53)；柏文蔚 (54)；兰天蔚 (54)；王占元 (54)；	
石星川 (56)；黎天才 (56)；唐克明 (57)；	
刘 公 (57)；吴醒汉 (58)；王安澜 (58)	
黑洞神兵的始末·····	李享善 (65)
从神兵到红军	
——巴东部分神兵活动记略·····	沈 阳 (75)
我所知道的巴东神兵·····	朱立青 (80)
恩施的神兵活动和我对神兵的看 法	
——兼谈《贺龙收“神兵”》一书·····	侯方奎 (87)
利川神兵活动的发展及其结局·····	苏绍振 (96)
“龙”崩神兵散	
——记宣恩“龙”系神兵的兴起和败亡·····	潘杰 宋斌 (103)

“联英会”的创始人乾善统·····	宋斌 张家顺(112)
“联英会”袭击保安团的前因后果·····	熊泰宇 张盛雅(117)
高罗神兵——团阀势力的保镖队·····	潘 杰(122)
建始第一次神兵活动记略·····	刘则孝(126)
我在神兵“大道会”中的所见所闻·····	朱继周(129)
《鄂西神兵档案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室(137)
关于鄂西神兵问题的编后话·····	本刊编辑室(145)

陈诚统治鄂西时期来凤农民反饥饿斗争纪实·····	胡楚藩(148)
千山万水一家人，千辛万苦一同受·····	师 籍(153)
巴石公路兴建始末·····	田天铎(158)
抗日时期的湖北省商联在恩施成立的经过·····	郑 正(164)
缅怀壮士血，谱写抗日歌	
——记来凤抗日志士吴馨、向麟、施锡光·····	张兴文(172)
抗日时期在恩施的无线电台·····	金朝振(179)
忆“汉声诗社”·····	高荷鲜(182)
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在恩施的建校琐谈·····	万汉民(187)
国师“武装请愿”的前前后后·····	言 可(192)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我对湖北国师学风的片断回忆·····	向淦之(200)
陈诚好名 迁怒无辜 朱孝达 李东百	
——记鄂西大捷祝捷晚会的一幕插曲·····	(205)
回忆湖北省高级商业学校·····	吴乐玉(210)
学生日时难度 教师无辜被捕	
——湖北联中宣恩高罗初中学潮的回忆·····	吴水平(215)
补白：	
兰天蔚亲笔书赠向明斋的一副对联·····	(204)

回忆在鄂西反对北洋军的片断事略

兰文蔚

编者按：由于鄂西地处川、鄂、湘、黔边境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发生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为推翻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敲响了丧钟，这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一个壮举。然而，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众多旧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们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艰苦斗争中，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为了维护武昌首义的革命成果，被迫从上海南下广州，并在广州召集了非常国会，组织了以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以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号召，开展了“护法运动”，并打响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在“护法运动”的影响下，是年冬，在我省发生了“荆襄自主”事件。尽管当时“荆襄自主”的发起者石星川、黎天才等人，并非真心为了“护法”，而是图谋自身的存在和对黎元洪的依附。就“荆襄自主”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护法运动、削弱北洋军阀在湖北势力的作用，因而“荆襄自主”曾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支持和肯定，并因此而遭到北洋军阀势力的沉重打击，“荆襄自主”不久便以失

败而告终。

在“荆襄自主”期间或以后组织起来的湖北各路靖国军，在“荆襄自主”失败以后，先后退入鄂西和川东一带，他们在军事上基本上受云南军阀唐继尧的节制。当时，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试图积极争取和利用靖国军这支力量，曾派出要员对他们做过不少联络工作，并先后派了一些民军将领充任了一部份靖国军的领导，意图争取受到唐继尧所节制的各路靖国军对“护法运动”的支持。当时在鄂西境内的各路靖国军，曾与北洋军阀的队伍，战斗、对峙达四年之久。湖北省靖国军的出现，对盘据湖北的北洋军势力，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作用的，这是应该承认的历史事实。但是，自一九一八年先后涌入鄂西的形形色色的靖国军，他们的基本属性仍然属于一种军阀势力，或依附于大军阀势力的团阀势力。虽然他们都打着“护法”的旗号，也有过抗击北洋军阀的某些战绩，但他们并不真心诚意地听命于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的指挥。且当时靖国军内部，建制混乱，各不相属，各自为政，各有打算，内讧甚多，军纪甚坏，内部矛盾极为复杂。其中有些靖国军的头目，就是想利用各派军阀混战之机，抢占地盘，扩充实力，目的为日后瓜分革命成果，捞取资本。

在靖国军涌入鄂西的年代，鄂西各族人民在地方豪绅和土匪的压榨和掠夺之下，其生活已陷入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困境之中，再加上突然涌入鄂西的约三万人马之众的各路靖国军的军需粮饷，全部靠就地搜刮，这就使当时本来已贫困不堪的鄂西各族人民的生活更加处于无法忍受的地步。人民为了生活就要反抗。在鄂西早已存在的神兵活动，复又风起云涌地闹了起来，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神兵一旦起事，他们就不惜铤而走险，既打为恶最甚的地方豪

绅、棒匪，也打苛索他们的靖国军。有些靖国军是被鄂西神兵击溃或赶走的，这也是历史事实。

我们在本辑之内刊登了当时在鄂西的靖国军将领及官员兰文、蔚胡復等在六十年代所撰写的材料，原系全国政协文史办征集的，后由省政协文史办提供给我们。为了尽可能地充实这方面的史料，我们又约请胡楚藩、朱立青两位老人给我们撰写了有关南、北军方面的回忆录。我们把这一组材料及有关资料刊登出来，也许对研究我州这段历史是不无裨益的。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代理大总统，受制于段祺瑞之下，黎实不甘心。一九一七年乃派员赴湖北策动首义时鄂军残留的石星川师、黎天才师起义反对北洋。时石师驻荆沙，黎师驻襄郢地区。文蔚当时在北系参谋部任职，久静思动，得知策动鄂军起义事，乃于一九一七年一月间，由北系秘密来到沙市。先往谒石星川师长，石欲我充该师军事参谋，我没有就职。适此时在袁世凯时期任北系军警稽查处长的王天纵，因不见容于段祺瑞所派，离开北系，来到沙市。王原系河南淅川一带的地方势力，有旧部数千人，流散在淅川境内，图谋乘荆襄起义的机会再起。王与我在沙市相遇后，王告以欲回淅川收拾残部的意图，我即表示赞同，并愿代为向石星川、黎天才方面联络。经过我与石星川商讨后，认定如果王能将旧部收集起来，在反对北洋军的斗争中可起到相当的作用。于是决定由我偕王天纵由沙市去襄阳求见黎天才。黎对王天纵的计划极表赞同，并对王予以帮助，主张由我担任王天纵的顾问，以便联系。时黎天才、石星川已发起有名的荆襄起义，接管地方政权。均县（州）知事原系北

洋军阀所派，闻风潜逃。黎天才即委我为均州知事，指定以均州地盘供王天纵收容部队，因均州与浙川厅隔汉江相邻接，便于王所收集的部队集中。

一九一七年二月，我与王天纵到达均州。因知事出走，地方无人主持，已呈混乱现象，监牢内所押犯人欲乘机冲走。我立即亲往制止，告以起义大势，许以凡参加革命者有立功机会，有冤枉者加以重新处理；同时对流落地方的散兵游勇加以收容，于是地方秩序得以安定。王天纵即在均州挂起豫军总司令的旗帜，王自称总司令，以蒋正源为参谋长，不久就把散在浙川境内的旧部三千余人，收集起来了。这一支队伍，基本上是土匪部队，只有少数步枪，其余多半是土枪、刀矛之类，也谈不上军纪。我建议王天纵坚决加以整训，王虽然也作了一些安排，但时机紧迫，因黎天才打出起义通电后，马上遭到北洋军进击。黎部旅长张联陞，原系北洋派人物，起义的事当然没有事先让张与闻，黎对张也疏于防范，于是张不服从黎的命令，并秘密勾结北洋军，黎军布置未就，北洋军即至，张旅又叛离。黎部本来战斗力不强，因此无法抵抗北洋军，黎不得已退往南漳，以后又经保康退往四川夔府。北洋军继续向襄郧所属各县发展，王天纵所部不敢接战，又无法与黎天才部会合，乃取道郧阳、竹山，向四川撤退。

一九一七年三月，我随王天纵等退到竹山时，共同商讨后，决定通过大巴山脉去夔府与黎天才部会合。当时情况不明，沿途地势险恶，如果得不到地方军队同意，就通不过大巴山脉。于是由我与张达诚为王天纵的代表，先行办理交涉。在起义前得知川东驻军系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靖国联军，其中，上级军官多系保定学生，我可以与他们拉同志、

同学关系。我乘滑杆先行到达大巴山的一个关卡下面，找到当地一个老百姓，先向守卡军队交涉，允许我支身前往联络。我到达关上后，会见当地县长（竹山），晤谈之后，得知他是保定同学。我乃告以假道之事，他甚表欢迎。在他那里得知川东地区驻军有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等均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力量。巫夔地区系颜德基部、王维震团，夔府县长由王兼任。王天纵部得以安全通过大巴山脉，并得到沿途供应，尚能维持军纪。到达夔府后，王部即正式与黎天才部会合，共同扼守巫山至巴东河道，与据宜昌的北洋军遥相对峙，依靠对过往船只征收捐税以维持部队给养。这时我觉得在王部已无前途，应该自己另找出路。

先是石星川师在荆沙起义后，派其得力团长胡廷佐向宜昌北军进攻，不幸胡廷佐阵亡，石部溃败。石星川见势不可为，丢掉部队，隐居故乡，其部队由唐克明继续率领，退出沙市，经公安、澧县、龙山到来凤，进占施南。名义上还是鄂军第一军总司令，黎天才则为鄂军第二军总司令。

一九一七年四月，我得知唐继尧联帅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来到重庆，我乃赶往重庆求见。我到达重庆时，唐已离开，我乃往见靖国军援鄂军一路军总司令兼川东道尹黄复生。我向黄说：“夔巫及施南七县，是川东的门户。现鄂豫军新败之后，元气损伤，无力固守，北洋军如一旦消灭鄂豫军，占有川东门户，则川东堪危。你部称援鄂军，此时如坐视鄂豫军被北洋军各个击破而不救，将何以自解？如果你师出师图鄂，文蔚愿为前驱。且闻鄂豫军为了自存有转投北军之议，望速为决策。”黄复生认为我所说的很对。适其时，黄在万县一带招抚了土匪二千多人，无法安置，于是乃以援鄂名义，委其副官长方化南为靖国联军援鄂第一路第一纵

队司令，拨基本部队一个连，将所招土匪编为三个团，在万县集中准备援鄂。黄即委我为方化南的参谋长。我与方由重庆到万县，把部队稍加整训，即渡长江经齐岳山到利川县属的龙驹寨。黄复生指示推进到南坪至利川县城后就不再东进。此是一九一七年七月间事。这时唐克明部正受到北军进逼，得知川军来援甚喜，希望马上开到第一线去。我当时认为，既然援鄂就应该到第一线去，否则又会被各个击破，方也坚决主张向第一线推进。经一再电请黄复生、卢师谛，他们便指示由我组织一个方化南纵队的前敌指挥部，率二个团及一个独立连的兵力，参加鄂西第一线的战斗。这时，我的名义是清国联军援鄂第一路第一纵队参谋长兼前敌指挥官。我把部队稍加组织后，马上向恩施前进。当时施南七县情况非常复杂：唐克明部据恩施、建始、宣恩三县，蔡济民部踞利川县，吴醒汉部驻来凤、咸丰、鹤峰。名义上统归唐克明节制，但仍各自为政，争权夺利。唐颇喜我军援助作战，又怕我军要他供应。我首先表示态度说：“我只管打仗，不管地方事宜，我军军费由川东道供给，不要地方负担。”才使唐放心。为了统一指挥作战，经我与唐克明等会商决定，将唐克明所部鄂军前敌指挥柏文蔚改为川鄂军前敌总指挥，设总指挥部于崔坝，鄂军担任正面对北军作战，我担任左翼作战任务。时北军于学忠团已攻下建始县城，我到达恩施之第二日，即亲率一个独立连及一个步兵营，向建始挺进攻击于军。于军风闻川军大举援鄂，不知究竟多少，前卫与我接火后，见我军勇于冲锋，不像鄂军一样闻枪声即溃逃。这时于军又处于突出地位，所以经我军一击后，于军马上放弃县城北逃。我即乘势追击，我军尚未脱离土匪习气，初战获胜即不顾一切地追上去了，加上北军不习山地活动，川军长于爬

山，一直追了五十里，追到建始的三里坝才停下来，我就把指挥所设在三里坝，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又向于军进攻，三五成群的向于军袭击，于军不敢恋战，退守高店子（离建始县城一百里）据险扼守。从此双方形成对峙之局。对峙局面从一九一七年秋到一九一九年没有改变。在对峙期间，我军经常派出小部队袭击于军阵地，于军亦常袭击我军，往往我三五人守一山头，于军无法攻下。当时群众痛恨北军，见我军得胜，对我军寄予很大希望。我那时也整军经武，欲有所为，也不向地方苛索，于是群众编出歌词：“欲得北兵退，除非兰、柏（南、北）两文蔚”。

一九一八年在利川城出现蔡济民被枪杀事。蔡系辛亥革命有名人物，当时传说蔡系被我谋害，其实我不预闻其事。先是方化南的司令部一直驻在利川城，方军一个营也驻在城内，我到前线指挥后，名义上我仍兼方的参谋长，实则参谋长职务则由吴清熙代理。利川本是蔡济民的地盘，蔡的兵力约千余人，依靠利川税收养活。方军来往后，在抽鸦片烟税及其他问题上，不免与蔡部有矛盾，经常有小摩擦。方化南本人在利川住的时候很少，许多事情都是由吴清熙及方的副官长陈倬州处理。吴系云南人，陈系湖南人。其时有滇军田述伍旅的一个营叛变，流窜在万县境内。蔡济民为扩大实力，委这部份滇军首领田某为营长，招来住在利川城内。不到一个月，田某又叛变拖到城外。田某系云南人，吴清熙利用云南同乡关系，又将田部招抚为方化南部的一营。蔡济民当时同意田部受方招抚，但规定田部以后不得开进利川县城，以免发生冲突。吴清熙亦同意蔡的规定。适其时田部在作战中有些伤兵需送利川城内就医，遭蔡部阻止，田部土匪成性，竟乘蔡部未及防范，大举冲进利川城，蔡闻变逃到城内学宫，

躲在天花板上。田部捕获蔡之勤务兵得知蔡躲藏地点，将蔡捆送方之司令部，刚到方的司令部门口，吴下令杀蔡，陈倬州闻讯急往抱住蔡身，欲加拦阻，但士兵已发枪射击，陈倬州衣服亦被弹洞穿，蔡当即毙命。我在建始闻悉蔡遇害，乃电方化南查问，但事已如此，只好厚为安葬。外间传说蔡被方的参谋长所杀，而我又居参谋长名义，故有此误会。经过这一事故，方化南的指挥部就迁往云阳，以免再发生纠纷。我所率领的二个团就直接受重庆指挥了。

一九一九年春，黎天才部想插足云阳，因此又与方化南部发生冲突，方化南失败，黎部进住云阳，云阳地方也遭受很大损失。方化南自己感到很惭愧，（因方系云阳人）竟自杀，临死前说自己既对不起兵，也对不起民。方化南死后，方部又被改编，方之司令部亦被取消，我所兼参谋长名义也取消，但我所率部队则仍称靖国军援鄂第一路第一纵队前敌指挥部。

一九一九年夏天，四川形势起了变化，川东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力量（简称民军）以熊克武总司令的吕超部（熊部简称川军）进攻滇军顾只珍、赵又新，黔军王天培、袁祖铭部，均协同吕超作战，吕超以我率领的两团人在鄂西作战二年多，战斗力较强，于是调我率部参加向川西的作战，命我归卢师谛的师长杨春芳指挥，杨春芳又命我部为其前锋。我率部离开鄂西前线时，唐克明曾坚留，因唐此时内困于神兵，外受北洋军威胁，我部调走后，局面将更无法维持。一九一九年六月，我率部经万县、顺庆前进，沿途未发生大战斗，很顺利的到达太和镇。正拟在太和镇加以整顿再向成都前进，某晚得悉原滇军赵又新部参谋长兼卫队团长杨森率所部三千余人叛离滇军，吕叛熊靠唐，企图乘我在太和镇未及

防备，偷袭我军。我乃将部队向东撤退三十里，并将情况告知杨春芳师长。杨森向太和镇扑了个空，杨春芳立即布置对杨森部的包围，杨森败退，我乃继续占领太和镇，向成都方向追击。又经过几次战斗后，熊克武部放弃成都，除邓锡侯的一个旅向民军投诚仍驻成都外，熊克武、邓锡侯、杨森均退到通南巴地区。民军占领成都后，认为大事已成，不再向通南巴进攻。对邓锡侯部下投诚的一个旅，也不加防范，对滇军则加以歧视，借口成都人民怕滇军刮劫，不许滇军驻成都城内，引起滇军不满。而熊克武则与陕西督军陈树藩勾结，得到陈军械弹粮接济后，不到一个月，就大举向成都反攻。当时吕超防守城内的布置是民军守城内，滇军守外围，我率部驻成都北较场，由邓锡侯部投诚的一旅，也担任守城。熊克武部来攻成都，守外围的滇军作壁上观，原邓锡侯部投诚的一旅人投向熊克武，里应外合，吕超部不支，退出成都。杨森这次卖力，抬着棺材作战。川军进入成都后，民军与滇军又将成都包围，川军又处于防守地位。此时川军以何光烈的一团偷袭简阳，当时滇军总司令顾只珍驻简阳，急调围成都的滇军一旅，解简阳之危。因此使围攻成都兵力减弱，军心也为之动摇。川军乘势出击，滇军及吕超部队都败退，滇军退龙泉驿，吕超也向重庆东退，我率部随滇军退简阳，接着又退到泸州。川军杨森部紧随着我紧追，时泸州驻有滇军军长赵又新，赵又新在城楼以望远镜观战，中流弹毙命。顾只珍见赵阵亡，乃收集赵部与川军言和。顾自此回师往云南驱逐唐继尧，吕超的民军从此势孤，被逼向川东败退。原黔军已进到重庆，见民军失败，黔军也就不战而逃川南，接着也与川军妥协。黔军回师贵阳，赶走刘显世，夺取贵州政权。川军继续向川东进攻，吕超无法维持乃走上海，

石青阳、卢师谛、黄复生、颜德基等，也相率去上海。川东民军纷向川军投降。熊克武的师长余际唐负责改编卢师谛的军队，以杨春芳为师长编为一个师。我这时尚有二千多人，由泸州乘轮退到忠州，被收编为杨春芳的一个团，我为团长，指定我驻忠州，接着又调我到石柱，粮饷均出自石柱地方人民，我到石柱后又把我原来留的一营人调到石柱，极力整顿部队图谋乘机再干一番。

唐克明部所据施南七县，素极贫苦，唐部虽不能作战，但人数尚有上万，军费非常艰难，官兵纪律又很坏，因与北洋军对峙，战事经常发生，弄得鄂西人民不堪其苦。这时宣恩劣绅周之瀚充王占元省议员，王利用他组织宣恩地方团总和土匪，并串通收买咸丰黑洞神兵，从鄂西军内部破坏鄂西军。神兵以虞国仕为首，反对唐克明。王占元暗中对虞予以军费军械的接济，弄得唐克明到处挨打，唐克明被迫不得自动离开部队去上海，其部队推吴醒汉为首维持场面。但吴更无法打开那内外受逼的局面。适其时兰天蔚由广东总裁委为川陕鄂西慰问使来到万县，吴醒汉乃电劝兰天蔚去恩施统率鄂西部队，黎天才也表示原受兰的统率。因此时王天纵已病死，王部豫军已与黎天才合并。这时黎也遭到北洋军及川军的夹击无法生存。兰天蔚到恩施就任鄂军第一路总司令职时，恩施已被神兵占领。兰天蔚先图与神兵合作抗击北洋军不成，感到在鄂西困守毫无出路，乃召集黎天才残部来建始，会同原唐克明部全力北伐，向北洋军进攻。但唐、黎的军队战斗力很差，械弹均缺，在高店子发起进攻后，被北军击败，乃退守利川。北洋军跟踪追击，沿途又遭到神兵袭击，部队相率逃散。兰感到在鄂西已无法立足，乃欲由利川经恩施的太阳河，向夔府退却。当时驻守夔府的是张冲旅、

刘伯承团，兰天蔚已得张冲的允许去夔府，但天蔚所带的部队一路溃逃，到达夔府境内就已全部星散。兰天蔚此时与我尚无联系，乃支身往投川军，结果死於重庆。

一九二〇年有湘鄂之役，事先约好湘军北攻武汉，川军同时东下宜昌、沙市。川军由刘湘拨出四个旅，及一个混成团，由潘正道指挥，号称鄂西军总司令，其参谋长为潘怡如，秘书长为董用威，旅长为唐式遵、李日生、许尧卿及另一人，混成团团长为肖荃笙。我当时驻军石柱县得知唐生智等部向汀泗桥进攻的消息，认为有机可乘，乃自动率领部队偷袭利川县城。时利川只有少数北军，县长宋某，山东人，我冲入其衙门时，宋尚在抽鸦片烟。我占领利川后，马上向恩施进击，北洋军以为川军大至，闻风退逃，我遂占领恩施。潘正道闻我已克恩施，马上与我联系，潘与我同系黄陂人，有旧交，我即电潘欢迎其来恩施。这时蒋作宾任孙中山先生的幕僚长，请示孙先生后委我为鄂军先遣司令，派陈铁文来恩施送委令给我。潘正道到达恩施后，决定我部协同潘正道部向宜昌进攻。此时湘军正猛攻汀泗桥，北军以吴佩孚部为主力，赵恒惕来电催潘正道速进，但刘湘另有企图，认为如果湘军攻至武汉附近，则川军可不战而取宜昌、沙市，乃令潘正道军迟迟其行。俟潘正道和我军到达宜昌外围，进攻宜昌时，吴佩孚已将湘军击败，回军西援宜昌，我军力战三日未下，吴军援师已到。刘湘知势已不行，即电潘正道撤师回川。川军又与北军妥协，潘正道的鄂西军先遣司令部亦撤销，部队各归还建制，鄂西地方交我留守。其时王占元下台，肖耀南督鄂。肖为兰天蔚之学生，与我有归交，乃派钟汾舟来恩施，劝我易帜服从北洋军，许以混成旅长名义，将我部所需一旅的军械补齐，并指定施南七属为我的地

品，一切政治、军事，财政由我掌握。我坚决拒绝了。北洋军再向恩施进攻，经过几次战斗，我不得已再退到川东夔府。这时夔府系杨森驻地，杨森正准备反对熊克武，以准许我军驻夔府并给予补充为条件。我率部到达夔府后，即参加杨森部对熊克武部张冲旅的作战，这一战斗以杨森失败而告结束。我被逼退到湖北房县与四川交界处的山区，我的残部尚有千人，但驻地人烟稀少，部队无法生活。困守一月，军心惶惶，我见已无能为力，乃丢弃部队，化装为勤务兵模样，搭船去上海。去时与部下同好三个月内如能找到孙中山先生请得接济就返回，否则部队即向张冲投诚。我到上海未见到孙先生，又去广州会见胡汉民，胡劝我不必返回部队，后得知我的残部由张冲收编，遭到遣散。